

史记疑案

SHI JI YI AN

李全华◎著

湖南大学出版社

史记疑案

SHI JI YI AN

李全华 著

湖南大学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提出了《史记》130个问题，并做出了答案。这些问题，大多是历代读者和学者未想到的，更不用说做出答案了。如班固说“十篇缺，有录无书”，张晏等说亡十篇，而作者证明《史记》是一部未完成的书，十篇，司马迁因故未写。并非张晏所说“迁没之后亡景纪”等十篇。古今史家相信秦征南越之战始于秦始皇三十四年，而作者用坚实的事实，证明秦征南越之战始于秦王政十九年或二十年，秦征南越之战旷日持久。古今读者相信秦始皇“发童男女数千人，遣徐市入海”，是为“求仙人”或“求仙人不死之药”，而作者有充分证据，证明秦始皇“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，入海”是根据邹衍的大九州学说到海外寻找新大陆，进行海外殖民。如此等等。故凡《史记》读者，必读此书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史记疑案/李全华著. —长沙: 湖南大学出版社, 2010. 6

ISBN 978 - 7 - 81113 - 840 - 5

I. ①史... II. ①李... III. ①史记—研究

IV. ①K20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25080 号

史记疑案

Shiji Yi'an

主 编: 李全华 著

责任编辑: 熊志庭 向绪初

出版发行: 湖南大学出版社

责任印制: 陈 燕

社 址: 湖南·长沙·岳麓山

邮 编: 410082

电 话: 0731-88822559 (发行部), 88822264 (编辑室), 88821006 (出版部)

传 真: 0731-88649312 (发行部), 88822264 (总编室)

电子邮箱: pressxiangxc@hnu.cn

网 址: <http://press.hnu.cn>

印 装: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×1092 16开

印张: 35.75

字数: 662千

版次: 2010年7月第1版

印次: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~3000册

书号: ISBN 978-7-81113-840-5/K·41

定价: 100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, 请与发行部联系

目 录

史记疑案 1

- 1 “十篇缺，有录无书”，“《史记》为太史公未成之书” …… (1)
- 2 吕不韦是志士仁人，是英雄，是改革家，非“奇货可居”的商人 … (10)
- 3 秦始皇是谁的儿子 …… (19)
- 4 韩非入秦时间问题 …… (21)
- 5 樊于期就是桓齮 …… (24)
- 6 秦与东方六国之间谍战 …… (25)
- 7 嫪毐是郎官，不是宦官 …… (29)
- 8 白起和范雎之死 …… (30)
- 9 发现秦征南越历史 …… (34)
- 10 李斯浮沉谜案 …… (53)

史记疑案 2

- 1 秦时反秦地下组织概况 …… (58)
- 2 秦时反秦地下组织与张良的关系 …… (62)
- 3 刘邦是魏国人，非楚国人 …… (68)
- 4 高祖何时“数从张耳游”？去做什么 …… (70)
- 5 “酒馔数倍”解及高祖生日并食物爱好 …… (72)
- 6 老父相刘季“贵不可言”，是刘季为帝后献谀者编造的故事 …… (74)
- 7 刘季“为亭长，为县送徒郾山”，不止一次 …… (75)
- 8 刘季最后一次“以亭长为县送徒郾山”，在何年何月 …… (79)
- 9 何谓“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” …… (80)
- 10 “芒砀山泽岩石之间”适合于安营立寨啸聚群雄吗 …… (81)

史记疑案 3

- 1 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亡，其宗族或士大夫曾建立流亡政府，继续抗秦；

- 三晋和楚遗民曾希望在齐国建立反攻复国基地，重建东方六国 …… (87)
- 2 秦始皇遣徐市入海，是根据邹衍的海陆分布学说，至海外寻找新大陆 …… (90)
- 3 琅邪城在哪里 …… (120)
- 4 “卢生求羡门高誓”，及“韩终、侯公、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”疑案 …… (122)
- 5 秦末社会思想出现根本性变化 …… (125)
- 6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之“前元年”、“前二年”、“前三年”，是何年 …… (127)
- 7 陈王十面出击及其他失误 …… (129)
- 8 项羽杀宋义，是为公不是为私 …… (131)
- 9 话说英布 …… (135)
- 10 《史记》老子传原貌 …… (136)

史记疑案 4

- 1 何谓“避事”？何谓“避吏”？何谓“吏事” …… (144)
- 2 “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”之下落 …… (147)
- 3 秦时博浪沙的自然环境及张良如何椎击秦始皇 …… (149)
- 4 秦楚之际，淮泗地区为何成为人才洼地 …… (154)
- 5 何谓“河北之军” …… (155)
- 6 章邯为何匆忙渡河北击赵 …… (157)
- 7 王离为何被俘 …… (159)
- 8 章邯为何降楚？三秦王何时封 …… (162)
- 9 韩信何时亡楚归汉 …… (165)
- 10 献计出“陈仓故道”的人赵衍 …… (166)

史记疑案 5

- 1 汉王及其部属抢掠妇女和财物 …… (168)
- 2 汉军贪污、受贿成风 …… (169)
- 3 陈平初见汉王，说“臣为事来，所言不可以过今日”，所言何事 …… (170)
- 4 陈平的军事间谍活动及其贪污 …… (172)
- 5 陈平“盗嫂”、“受诸将金”是真 …… (174)
- 6 “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”楚，“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”汉，

是什么问题	(174)
7 范增之死疑案	(179)
8 陈平为什么献计擒韩信	(180)
9 吕后对陈平说：“顾君与我何如耳？无畏吕嫪之谗也！”何谓	(183)
10 陈平“凡六出奇计”，是哪六计	(184)

史记疑案 6

1 垓下在哪里	(187)
2 虞姬魂归何处	(192)
3 “汉王之困固陵，用张良计，召齐王信”，张良谬计，害了韩信.....	(193)
4 垓下决胜，韩信对项王“十面埋伏”，是否实有其事.....	(198)
5 垓下决胜，项王“四面楚歌”是真是假	(200)
6 垓下决胜，楚汉双方各投入了多少兵力	(200)
7 高祖为何赦季布而杀丁公	(203)
8 钟离昧为何逃亡到韩信那里	(205)
9 “韩信申军法”，“张良、韩信序次兵法”，是两回事，不能混为一谈	(206)
10 韩信谋反冤案.....	(208)

史记疑案 7

1 田横为什么自杀	(212)
2 汉初三女人封侯	(215)
3 审食其其人其事及其封辟阳侯之故	(215)
4 酈跖其人其名其姓及其封芒侯之故	(218)
5 高祖为什么“予”秦始皇帝“守冢二十家”，魏安厘王、齐湣王、赵悼襄王“守冢各十家”，魏公子无忌“守冢五家”	(219)
6 高祖本纪说予陈涉守冢“十家”，而陈涉世家说“三十家”，何故	(221)
7 汉王背信弃义，无诚信	(222)
8 高祖害怕已死的项羽	(223)
9 高祖为何哭项羽	(224)
10 高祖哭了三次半，都为什么.....	(225)

史记疑案 8

1 项王讨汉王檄文（奇文共欣赏）	(227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- 2 中国历史上有记录的第一道免死牌 (228)
- 3 彭越与韩信、英布并立为汉三大将，彭越何功当此 (229)
- 4 卢绾、刘贾凭什么封王 (232)
- 5 汉初列侯中的丰人、沛人和砀人 (233)
- 6 项王将相及诸项支属列传 (235)
- 7 “汉王父母妻子”何时何地地被楚军俘虏 (245)
- 8 楚元王刘交的年龄及生平问题 (246)
- 9 儒林列传说“高祖过鲁，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。”
“师”是谁？为何不著其姓名 (251)
- 10 高祖为太上皇作新丰 (253)

史记疑案 9

- 1 卫青、霍去病出身与秦汉时期的“人奴”、“人奴产子”、“人奴妾”，
以及汉初列侯纵女奴与官吏“通”生子女谋利问题 (256)
- 2 周昌是陈豨、卢绾两大谋反冤案之肇祸者 (262)
- 3 卢绾谋反案是吕后与樊哙合谋制造的 (265)
- 4 高祖小肚鸡肠，小怨必报 (268)
- 5 戚姬何地人？何时从汉王 (270)
- 6 高祖为何要废太子刘盈，立赵王如意为太子 (272)
- 7 鲁元公主疑亦非高帝亲生 (275)
- 8 商山四皓背后有一股什么力量，令高祖不得不畏服 (281)
- 9 贾谊是野心家，不识时务，不值得同情 (286)
- 10 景帝庸碌无能而好色，母子兄弟面合心不合 (294)

史记疑案 10

- 1 司马谈密码 (303)
- 2 王美人夺嫡谜案 (307)
- 3 谁杀了袁盎 (310)
- 4 韩嫣为什么被赐死 (315)
- 5 武帝初年，王太后的两次宫廷政变 (316)
- 6 武帝同母诸姐妹下落 (330)
- 7 武帝诸女及其归宿 (338)
- 8 曹宗“坐太子死”疑案 (342)
- 9 秦汉对叛臣谥以恶名或恶姓 (343)

- 10 两汉诸侯王女称“公主”，不称“翁主”；“长公主”是“加号”
即尊称，非帝姐妹专有称号，帝女也可“加号”称“长公主”…… (345)

史记疑案 11

- 1 河上丈人派道家黄老之术的产生和传播问题 …………… (352)
2 汉武帝“断匈奴左右臂”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实施时间 …………… (358)
3 说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是误会 …………… (360)
4 田蚡发狂而死疑案 …………… (365)
5 司马相如“遗札书，言封禅事”疑案 …………… (366)
6 东方朔公车上书，“凡用三千奏牍”，写的什么 …………… (375)
7 梁孝王“筑东苑，方三百馀里”，是真还是夸张之辞………… (378)
8 枚乘《七发》及枚乘之死疑案 …………… (383)
9 淮南王刘安谋反疑案 …………… (386)
10 司马迁对秦皇、汉武的评论………… (398)

史记疑案 12

- 1 义帝领地问题 …………… (405)
2 项王领地问题 …………… (408)
3 楚九江王及汉淮南王英布领地问题 …………… (410)
4 楚汉相争的南方战线 …………… (414)
5 汉南方战线将领 …………… (418)
6 汉王的暗杀部队 …………… (423)
7 谁杀了义帝 …………… (424)
8 汉王与衡山王吴芮父子及兄子义帝柱国吴程结盟暗杀了义帝 ……… (430)
9 汉吴氏长沙国领地问题 …………… (455)
10 汉刘氏长沙国领地问题………… (463)

史记疑案 13

- 1 李延年和李夫人生活年代疑案 …………… (466)
2 昌邑王髡之死疑案 …………… (472)
3 钩弋夫人身世疑案 …………… (474)
4 巫蛊之祸：案中案，迷雾重重 …………… (479)
5 霍光“受遗诏辅少主”疑案 …………… (498)
6 盖长公主，上官桀、安父子，燕王旦谋反疑案 …………… (506)

7	眭弘上书“汉帝宜谁差天下，求索贤人，禅以帝位”疑案	(511)
8	昭帝“早崩无嗣”疑案	(519)
9	霍光迎废昌邑王疑案	(521)
10	霍光“权移主上”之前因后果	(524)
	参考文献	(554)
	自叙	(558)

史记疑案 1

1 “十篇缺，有录无书”，“《史记》为太史公未成之书”

《汉书》司马迁传，全文引述《史记》太史公自序后，说：“迁之自序云尔。而十篇缺，有录无书。”

班固说“十篇缺，有录无书”，既未说缺哪十篇，也未说为什么缺？而张晏曰：“迁没之后，亡景纪、武纪、礼书、乐书、兵书，汉兴以来将相年表、日者列传、三王世家、龟策列传、傅靳蒯成列传。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，作武帝纪，三王世家，龟策、日者列传，言辞鄙陋，非迁本意也。”《西京杂记》说：“司马迁作景帝本纪，极言其短及武帝过，武帝怒而削去之。后坐举李陵，陵降匈奴，下迁蚕室。有怨言，下狱死。”卫宏《汉书仪注》亦有此说。

张晏说褚少孙“补缺”，作“武帝纪，三王世家，龟策、日者列传”四篇；而张守节说“褚少孙补景、武纪，将相表，礼、乐、律书，三王世家，傅靳、日者、龟策传”；司马贞说“景纪，取班书补之；武纪，专取封禅书；礼书，取荀卿《礼论》；乐书，取《礼》‘乐记’；兵书，亡，不补，略述律而言兵，遂分历述以次之；三王世家，空取其策文续此篇；日者不能记诸国之同异，而论司马季主；龟策，直太卜所得占龟兆杂说，而无笔削功，何芜鄙也”。

今传《史记》之“孝武本纪，礼书，乐书，律书，三王世家，龟策、日者列传”七篇，历代学者公认为后人补作，无异议。而“孝景本纪”，“汉兴以来将相年表”和“傅靳蒯成列传”三篇，学者多相信是司马迁原著，非后人补作。则今见《史记》之“礼书，乐书，律书”，乃张晏之后，无名氏补作。如此，则“十篇缺，有录无书”，尚有三篇无下落。也就是说，今传《史记》一百三十篇，除“武纪、礼书、乐书、兵书（即律书）、日者列传、三王世家、龟策列传”七篇，可确定非司马迁原著外，还有三篇非司马迁原著。

这三篇，我以为是：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，历书和天官书。

其一，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：此表全抄《汉书》王子侯表武帝元光至元鼎部分，而又错乱特甚。

此表，侯皆著姓“刘”，既云“王子侯表”，而武帝时无异姓王，则著姓为蛇足。班固《汉书》王子侯表不著姓。此表如为太史公作，必不著姓。《史记》

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，异姓王初王著姓，同姓王唯刘贾著姓，以别其因功而非亲。同姓诸王初封及嗣王皆不著姓，此表不尊太史公体例，必非太史公作。

《汉书》王子侯表序曰：“大哉，圣祖之建业也，后嗣承序，以广亲亲。至于孝武，以诸侯王疆土过制，或替差失轨，而子弟为匹夫，轻重不相准。于是制诏御史：‘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，令各条奏，朕且临定其号名。’自是枝庶毕侯矣。《诗》云：‘文王子孙，本枝百世。’信矣哉！”而此表序则曰：“制诏御史：‘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，令各条奏，朕且临定其号名。’太史公曰：‘盛哉，天子之德！一人有庆，天下赖之。’”显然，此表序乃刺取《汉书》表序而成。

太史公自序说：“诸侯既强，七国为纵，子弟众多，无爵封邑，推恩行义，其势销弱，德归京师。作王子侯者年表。”把主父偃“推恩分子弟，以地侯之”，“不削而稍弱矣”之策，做了精当概括，而此表序拾班固牙慧，又取《书》吕刑：“一人有庆，天下赖之”二语以成篇，岂是太史公之文！

由是，可以断言，《史记》“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”乃妄人截取《汉书》王子侯表而成。

其二，太史公自序说：“律居阴而治阳，历居阳而治阴。律历更相始，间不容飘忽。五家之文拂异，维太初之元论。作历书第四。”这是历书的提纲，其中提到“维太初之元论”，则历书的重点是论太初历之成就。而今传《史记》历书未提到太初历。司马迁父子相继为太史令。太史令职掌“文史星象”。天文、历法，是司马迁父子相承的专业和职业。太初改历，司马迁是领导者和参与者。天文学者唐都，历法学者落下闳都参加了太初改历。参加太初改历的还有“治历邓平，长乐司马可，酒泉侯宜君，侍郎尊，及民间治历者，凡二十余人”（《汉书》律历志上）而《史记》历书不仅没有太初历的内容，其历律理论甚至远较《汉书》律历志粗疏简略，不成体系。陈仁锡曰：“历书多采《大戴礼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之文”，今传历书，与太史公自定的历书纲领大异。

太史公作历书，必采用太初历成就，而太初历成于太初元年（104BC），自序传之历书纲领作于太初元年之后，故历书的写作须在太初元年以后才能开始。而天汉二年（99BC）太史公遭李陵之祸下蚕室。出狱后为中书令，写作时间很少，须先完成更重要的各篇，历书排不上日程。所以历书“缺，有录无书”。

其三，太史公自序说：“星气之书，多杂机祥，不经。推其文，考其应，不殊。比集论其行事，验于轨度，以次。作天官书第五。”这是太史公自定的天官书纲领，太史公拟作的天官书是以科学态度叙述天文现象，“验于轨度”；而不杂“不经”之“机祥”。太史公自序说“学天官于唐都”，必精通天文。今

传天官书，其论述天文不如《汉书》天文志。作为制定《太初历》的天文学专家司马迁，不在自作的天官书中引用自己的天文成就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此证，今传天官书，必非太史公作。

作史最难是表、志。《史记》八书，礼、乐、兵（律）非史公所长，史公在自序传，制定了此三书的大纲，而写作时，碰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问题。首先是资料问题，其次，还有忌讳问题。

汉代礼、乐，至武帝始盛。元封、元鼎以后，封禅、祭天、祭后土、祭神之礼、乐大兴。《汉书》礼乐志说：“文、景之间，礼官肄业而已。至武帝定郊祀之礼，祠太一于甘泉……祭后土于汾阴……乃立乐府，采诗夜诵，有燕、代、秦、楚之讴。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，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歌，略定律吕，以合八音之调，作十九章之歌。以正月上辛用事于甘泉圜丘，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，昏祠至明。”祭祀礼、乐属太乐、太祝和乐府管辖，非太史令司马迁的职份，司马迁要收集这类资料有难度。

封禅书说：“入寿宫侍祠神语，究观方士祠官之意。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，具见其表里。后有君子，得以览焉。至若俎豆珪帛之详，献酬之礼，则有司存。”司马迁亲身参与了“巡祭天地诸名山川”和“封禅”之事，看透了“方士祠官”装神弄鬼的本质，“具见其表里”，作封禅书，大量揭露了武帝求仙、敬鬼神的丑陋愚蠢行为，他作礼书、乐书自然也有话要说，要“具见其表里”，而这又是大忌讳，不能说。故礼书、乐书只能先放下，俟机再作。及遭李陵之祸，就没有条件作了。故礼书、乐书“缺，有录无书”。

自序传说：“非兵不强，非德不昌。黄帝、汤、武以兴，桀、纣、二世以崩，可不慎欤？《司马法》所从来尚矣，太公、孙、吴、王子能绍而明之。（按：“王”疑为“三”之讹，“三子”即太公、孙、吴。《集解》引徐广曰：“王子，成甫。”疑非。古未闻有与太公、孙、吴齐名之兵法家“王子”！）切近世，极人变。作律书第三。”律书即兵书。司马迁是书生，不习兵。《汉书》艺文志“兵书五十三家，七百九十篇，图四十三卷”，大多数为先秦及秦汉之际兵家作品。作为书生的司马迁，要为兵书做总结，难度太大。还提出“切近世，极人变”的目标，这就使兵书成为司马迁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作品。所谓“切近世，极人变”，即论近世兵家之成败得失。评论近世兵家，不能回避评论韩信、张良，卫青、霍去病。这太难为他了，忌讳太多，弄得不好，就惹祸。司马迁在佞幸列传暗示卫青、霍去病是“佞幸”；在匈奴列传说：“世俗之言匈奴者，患其微一时之权，而务谄纳其说，以便偏指，不参彼己。将率席中国之广大、气奋，人主因以决策，是以建功不深。尧虽贤，兴事业不成，得禹而九州宁。且欲兴圣统，唯在择任将相哉！唯在择任将相哉！”司马迁一再慨叹武

帝择任将相（将卫青、霍去病、李广利；相公孙弘等！）不善，是以征匈奴“建功不深”，“兴事业不成”。带着此种观点，此种情绪，在武帝生前，兵书就没法作，因此，兵书即律书“缺，有录无书”。

武帝子齐王闾，燕王旦，广陵王胥，皆元狩六年（117BC）立。三王初立时皆“能胜衣趋拜”（《史记》三王世家）至太初元年（104BC），三王仍未成年，无事可记。自序传说：“三子之王，文辞可观，作三王世家第三十。这是一个暂拟未定的提纲。太初以前，三王年小，无言行可记。天汉二年（98BC），司马迁遭李陵之祸，《史记》“草创未就，适会此祸，惜其不成，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”。（《报任安书》），而百三十篇中“草创未就”者多，按重要性排队，“三王世家”在全书中无足轻重，排不上日程；刑后，司马迁须先完成其他更重要的“草创未就”诸篇，三王世家更排不上日程。武帝死后，燕王旦、广陵王胥遭遇不幸事多多，而司马迁此时不知是生是死；假定司马迁还活着，也很难下笔。所以“三王世家”，“缺，有录无书”。

司马谈临死，嘱子迁曰：“今汉兴，海内一统，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，余为太史而弗论载，废天下之史文，余甚惧焉，汝其念哉！”“迁俯首流涕，曰：‘小子不敏，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，弗敢阙。’”司马迁受父临终遗命作《汉史》，并把《汉史》扩大为古今通史。

二十四史，除《史记》外，皆后朝人编前朝史。《史记》记前代之事，无顾忌；作“汉史”，写当代之史，特别是记武帝一代之史，则忌讳多多。太初以前，“今上本纪”未能写，天汉以后，司马迁以口舌得祸，求免死，下蚕室，“今上本纪”就不是不能作而是不敢作了。

《史记》匈奴列传“太史公曰：‘孔氏著《春秋》，隐、桓之间则章，至定、哀之际则微，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，忌讳之辞也。’”《史记》匈奴列传最后一段写的是天汉二年五月，李广利和李陵之败，及征和三年，李广利“将六万骑、步兵十万，出雁门”，“闻其家以巫蛊族灭，因并众降匈奴”。《史记》全书记事，可靠者，此为最晚。司马迁借此告诉《史记》读者，《史记》“切当世之文”，“则微”，是“忌讳之也”。这一段话出现在《史记》匈奴列传之末，不是偶然的，是太史公借此告诉《史记》读者，这是《史记》全书体例。“今上本纪”是“切当世之文”的典型，只能“微”，故“有录无书”。

结论：班固说“十篇阙，有录无书”，是《史记》有十篇未作，不是张晏说的“亡”十篇。

下面论证《史记》孝景本纪，为司马迁父司马谈著，非后人补作。

张守节说“褚少孙补景帝纪”，司马贞说“景帝纪，取班书补之”，而张晏说“褚先生补缺，作武帝纪，三王世家，龟策、日者列传”，不云褚少孙补

“景帝纪”。

陈仁锡《史记考》说：“景纪用编年例，惟书本事而已，此必太史公本书，非后人所补也。”崔适《史记探源》说：“此纪之文，有详于《汉书》者，如‘三年，徙济北王’以下五王，‘五年，徙广川王为赵王’，‘六年，封中尉赵绾为建陵侯’至‘梁、楚二王皆薨’，班书皆无之，则非取彼以补也。此纪实未亡尔。”陈、崔二人说是。景纪不缺。

卫宏《汉书仪注》和《西京杂记》说“司马迁作景帝本纪，极言其短及武帝过，武帝怒而削去之。后坐举李陵，陵降匈奴，下迁蚕室。有怨言，下狱死”之说，不可信。

东汉初年，某些传抄本或因故缺“孝景本纪”，因而产生上述谣传，属想当然，并没有根据。于是张守节、司马贞等唐人乃误以为“孝景本纪”为褚少孙补作。

《史记》孝景本纪说：“元年四月乙卯（四月十四），赦天下。乙巳（四月十二），赐民爵一级。五月，除田半租。为孝文立太宗庙。令群臣无朝贺。匈奴入代，与约和亲。”《汉书》景帝纪作：“夏四月，赦天下，赐民爵一级。遣御史大夫庄青翟与匈奴和亲。五月，令田半租。”《汉书》“赦天下”、“赐民爵”，例书月不书日。故把“四月乙卯，赦天下。乙巳，赐民爵一级”，改做“夏四月，赦天下，赐民爵一级”。“除田半租”，是景帝即位当年，临时性减免一半田租，乃庆祝新皇帝即位的临时措施；“令田半租”，则是法令，即从元年五月起，全国田租只收过去的一半，而这是不可能的。《史记》说“除田半租”，正确，班固错误理解了“除田半租”之意，以为从元年五月起改行“田半租”。《汉书》景帝纪又缺五月“为孝文立太宗庙，令群臣无朝贺”两事。凡此，皆非后人所能补作。

《史记》孝景本纪说：“二年春，封故相国萧何孙係为武陵侯。男子二十而得傅。四月壬午，孝文太后崩。广川、长沙王皆之国。丞相申徒嘉卒。八月，以御史大夫庄青翟为丞相。彗星出东北。秋，衡山雨雪，深者二尺。荧惑逆行守北辰。月出北辰间。岁星逆行天廷中。置南陵及内史。投翊为县。”《汉书》景帝纪作：“春三月，立皇子德为河间王，闾为临江王，馀为淮阳王，非为汝南王，彭祖为广川王，发为长沙王。四月壬午，太皇太后崩。六月，丞相嘉薨。封故相国孙係为列侯。秋，与匈奴和亲。”《史记》本纪例不书立皇子为王年月，立皇子为王年月日已见“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”。班固不遵此例，本纪中重书立皇子为王年月，多此一举。而四月“广川、长沙王皆之国”，不见于《汉书》，此非后世“补作者”所能知。

《史记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“鄾”侯栏说：“武阳：[景帝]前二年封炀侯

弟幽侯嘉元年。”《汉书》高惠高后文功臣表“鄴文终侯萧何”栏，说：“武阳：……孝景二年侯嘉以则弟绍封，二千户。七年卒。”“武陵”为“武阳”之讹，“係”即“嘉”，不知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纪何故皆作“係”。封萧何孙係为侯，《史记》云元年春，而《汉书》云夏六月，未知孰是，而《史记》孝景本纪不袭《汉书》景帝纪则甚明。

《史记》孝景本纪说二年“置南陵及内史，投翎为县”。

“南陵”为文帝生母薄太后陵。《汉书》地理志说：“南陵，文帝七年置。”景帝二年不可能有“置南陵”之事。

《续汉书》礼仪志下“大丧”注说：“《汉旧仪》略载诸帝寿陵曰：‘天子即位，明年，将作大匠营陵地，用地七顷。’”汉制，帝即位之次年，即自营陵。武帝建元二年四月“初置茂陵邑”。（《汉书》武帝纪），景帝二年，“营陵”，即自作陵。班固不知“南陵”之“南”字为“营”之讹，故《汉书》景帝纪失书景帝二年“营陵”一事。

《史记》孝景本纪二年“置南陵及内史，投翎为县”乃“营陵，置内史，投翎为县”之讹。后世或有读者，不知“营陵”之义，而“营、南”二字形近，乃以为“营”为“南”之讹，而改“营陵置内史”为“置南陵及内史”。

《史记》孝景本纪又说：“四年……后九月，更以弋阳为阳陵……五年三月，作阳陵渭桥；五月，募徙阳陵，予钱二十万”。可见二年“营陵”，名弋阳陵。四年后九月乃更名阳陵。

《汉书》景帝纪说：“五年春正月，作阳陵邑。夏，募民徙阳陵，赐钱二十万。”

《史记》景帝纪说“五年三月，作阳陵渭桥”。“作阳陵渭桥”是作通阳陵邑之渭桥，而二年“营陵”是弋阳陵（即阳陵）的开工时间；四年后九月“更以弋阳为阳陵”，是更弋阳县为阳陵邑，是阳陵邑的开置时间，陵先营，陵邑后置。《史记》云“四年……后九月，更以弋阳为阳陵”，《汉书》云“五年春正月作阳陵邑”，是阳陵邑筑城的时间。

《汉书》百官公卿表说：“景帝二年分置左内史。”《汉书》地理志说“投翎，景帝二年置”，而《汉书》景帝纪失记此两事。

以上诸事，皆非后人所能补。

又，《史记》孝景本纪说：二年八月“彗星出东北。秋，衡山雨雹，大者五寸，深者二尺。荧惑逆行，守北辰。月出北辰间。岁星逆行天廷中”；中元年四月“地动，衡山、原都雨雹，大者尺八寸”；中三年三月，“丞相周亚夫死（按：乃免，非死。），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。四月，地动，……军东都门外”；中五年“秋，地动”；中六年四月，“封四侯，更名廷尉为大理，将作少

府为将作大匠，主爵中尉为都尉，长信詹事为长信少府，将行为大长秋，大行为行人，奉常为太常，典客为大行，治粟内史为大农。以大内为二千石。置左右内官 [长]”；“后元年冬，更命中大夫 [令] 为卫尉。三月丁丑，赦天下……五月丙戌地动，其早食时复动。上庸地动二十二日，坏城垣”；“后二年正月，地一日三动。郅将军击匈奴，酺五日……令徒隶衣七绌布。止马春。为岁不登，禁天下食不造岁。省列侯之国……十月，租长陵田。大旱。衡山国、河东、云中郡民疫”；“后三年十月，日月皆赤五日。十二月晦，雷。日如紫。五星逆行守太微。月贯天廷中。正月甲寅，皇太子冠”。

《史记》景帝纪所记百官名称的更改，皆不见于《汉书》景帝纪，而与《汉书》百官公卿表说合。皆非后人所能作。

天象和气象异常及地震的记载，《汉书》景帝纪无者，当属当时有司失记，不仅后人无法补，且司马迁也无法知，唯亲历之司马迁父司马谈能知能记。此证《史记》孝景本纪作者为司马谈而非司马迁。《史记》自序传记司马迁听父司马谈临终遗嘱后，说：“小子不敏，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，弗敢阙。”说明《史记》始作于司马谈。不过，司马谈所作，乃汉史，属断代史。《史记》作成通史，是司马迁的创意。司马迁说“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”，证明司马谈的《汉史》已大略成形，至少已成若干篇。

后三年“正月甲寅，皇太子冠”，《汉书》景帝纪省作正月“皇太子冠”，不书日。“皇太子冠”在景帝死前十日。为史之隐事。

说者曰：“《史记》太史公自序说：‘凡百三十篇，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。’”证明《史记》是一部已完成的完整著作。“十篇缺，有录无书”，所缺十篇当如张晏说，是“迁没之后亡”十篇。答曰：“否！”太史公自序传末段，曾经后人篡改增补，“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”乃后人注文之混入正文者，非原著所有。

今传《史记》太史公自序传末段说：“……扶义俶傥，不令己失时，立功名于天下。作七十列传。凡百三十篇，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序略。以拾遗补艺，成一家之言。厥协六经异传，整齐百家杂语。藏之名山，副在京师。俟后世圣入君子。第七十。太史公曰：‘余述历黄帝以来，至太初而讫，百三十篇。’”七十四字之内，“百三十篇”五字重出，岂司马迁之文！“凡百三十篇，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”，乃后世读者记当时所见《史记》传本字数于“作七十列传”句旁，后混入正文，非司马迁原著所有。

日本人中井积德说：“末段（指太史公曰：“余述历黄帝以来，至太初而讫，百三十篇。”一段。），似歇后而意复，无所发明，无所结束，岂下脱数句耶？是一段全属衍文，何妙之有。《汉书》亦无此一段。”方苞曰：“序既终，而复出此十六字（按：指“余述历黄帝以来，至太初而讫，百三十篇”十六

字)，盖举其凡计，綴于篇终。犹卫霍列传特标左方两大将军及诸裨将名目。”方苞说得对，“此十六字，盖举其凡计，綴于篇终”。而中井积德说“末段似歇后而意复”，亦对。为什么？因为前面已有“凡百三十篇，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”一句，重“百三十篇”，如无此句，则“末段”意不复，文不重矣。

岂有作者自序言其书字数多少之理？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《老子》甲本、乙本及所谓《黄帝书》四种，各篇篇后记字数，皆后人所记。《史记》自序传末之“凡百三十篇，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”，亦当如此。

五十多万字的书，作者自己统计字数精确到百字，也不可能！

作者对自己著的书，永远不满意，书稿写成，每一次看，皆必有所修改增删。曹雪芹自言作《红楼梦》，历时十年，“增删五次”，至死而书未成。

大作家，对自己的著作要求更高，几乎天天都在修改增删未发表的著作。《史记》初稿完成，太史公岂敢自许，岂肯自许，百字不增删？由此亦证，“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”一句乃后人所增。

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说：“‘俟后世圣人君子’，本作‘俟后圣君子’。是自序传末段本作：‘扶义俶傥，不令己失时，立功名于天下。作七十列传。序略。以拾遗补艺，成一家之言。厥协六经异传，整齐百家杂语。藏之名山，副在京师。俟后圣君子。第七十。太史公（令）曰：‘余述历黄帝以来，至太初而讫，百三十篇。’”

刘知几《史通》“古今正史”说：司马迁继父遗志作《史记》，凡百三十篇，“至宣帝时，迁外孙杨惲祖述其书，遂宣布焉。而十篇未成，有录而已。元成之间，褚先生补其缺，作武帝纪，三王世家，龟策、日者等传，辞多鄙俚，非迁本意也。”明确指出，“十篇缺，有录无书”，是“十篇未成”，否定了张晏“迁没之后，亡景纪、武纪、礼书、乐书、兵书，汉兴以来将相年表、日者列传、三王世家、龟策列传、傅靳蒯成列传”十篇之说。而至今有人仍相信张晏“亡”十篇之说，说“《史记》在流传过程中，有些篇章散失了”，说“三国时魏人张晏在《汉书》司马迁传注中还列出了《史记》所缺十篇的目录为景纪、武纪、礼书、乐书、兵书，汉兴以来将相年表、日者列传、三王世家、龟策列传、傅靳蒯成列传”。（杨树增：《汉代文化特色及形成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11月第1版，第501页。）

《魏叔子文集》卷八“八大家文抄选序”说：“《史记》为太史公未成之书，使太史公而在，当必更有改定。”

《朱子语类》说：“《史记》亦疑当时不曾删改脱稿，高祖纪记太公处称高祖。此样处甚多。高祖未崩，安得高祖之号？《汉书》尽改之，是矣。”

《史记》是“太史公未成之书”，不仅“不曾删改脱稿”，而且“十篇缺，